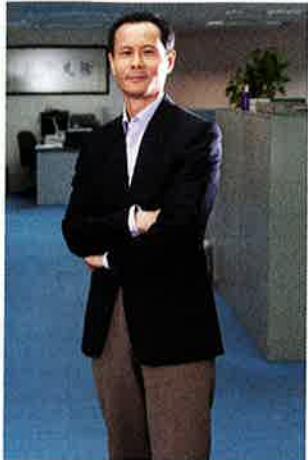


功成名就的胡野碧說，八十年代是他命運的轉折點，他們這一代趕上一個好時代。



「年輕的朋友們今天來相會，蕩起小船兒暖風輕輕吹，花兒香，鳥兒鳴，春光惹人醉，歡歌笑語繞着彩雲飛。啊，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於誰？屬於我，屬於你，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啊，親愛的朋友們，創造這奇跡要靠誰？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天也新，地也新 属于我，也属于你

採訪/撰文：陳伊敏

攝影：譚志榮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986年研究生畢業時的紀念冊，胡野碧一直珍藏，多年後同學聚會重翻，憶往昔，無限感慨。



1980年代，這首《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以新時代的節拍傳遍中國大江南北。

「這歌曲唱的就是我們的時代。我們這一代是幸運的，沒有被文革耽誤，什麼好事情都正好趕上了。」人稱「另類投資銀行家」的睿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主席胡野碧說。改革開放那年他方十六，「考大學、讀研究生、出國，這是光宗耀祖的事，在八十年代是了不起的成就。」

這個經歷冰封後爆發熱情的年代，充滿可能性。胡野碧的青春歲月，同樣峰迴路轉。

不怕被拒絕

1966年出生於湖南，他1979年高考時名列全校第三，全市第五，達到清華北大的分數線，但他屬於那個時代罕見的獨生子女，父母希望他留在身邊。他只好讀了離家近的湖南大學。

進入湖大，「大學生活前景看起來一片光明」。他是班上高考最高分，年齡最小。「恰恰是這些優勢使我四年的大學生活幾近虛度。年紀太小，不懂得把握自己，讀書、處事、做人交友一無所獲。」

倒是有一個好玩的細節留在記憶中。他說，1980年代初，湖南發生過學潮，學生不滿學校指定人大代表候選人，因此提出要自己參選。「我處於懵懂狀態，還不懂事，只是圍觀一下。」學生與校方發生衝突，學生慷慨激昂遊行、示威、絕食。「許多同學白天絕食，晚上一天黑，就躲起來喝牛奶。也許當年參加都是為了看熱鬧，覺得好玩，還未真正懂得民主程序的運作。」

花季雨季，情竇初開。他對隔壁大學的校花一見鍾情，「天天想拍拖，不過，只是單戀。」他一個月寄一封情書，「一開始她還禮貌回信，後來就不理我了。」他在她生日時，錄收音機節目，用卡式帶自備節目相贈。一邊是古典音樂，一邊是自己親自詩朗誦，聲情並茂。「但她沒被打動。」

「她有一張長長的追求者名單。我不僅上不到這份名單，估計還在黑名單上。當時年紀小，長得其貌不揚，身高1.54米，發育尚未完成。書讀得不好，也不會跳交誼舞。周圍太多才子，競爭太激烈了！」說起這些純真傻事，他爽朗大笑起來。

苦苦追足四年，未果。

「不斷被拒絕，當時頗為痛苦。」他笑言，這股追女孩的毅力，培養了他往後在金融行業追項目追客戶的幹勁。「臉皮厚，不怕被拒絕。」他總是習慣用幽默眼光看世界。

他灰溜溜地從大學畢業，被分配回常德電視大學教書。憋着一口氣，埋頭複習，專心考研，希望填補大學的空白。而感情上卻柳暗花明。他的初戀情人亦被分配回常德工作。小城市的大學生稀缺，「少了很多競爭對手」。他再努力一番，終於打動芳心，這位校花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中國第一屆企業管理研究生

「想離父母遠一點，見識世面。」他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學，並且陰差陽錯，意外地從工科轉為管理。在工科流行的時代，他大學專業是父母為他選的工業自動化，但考分達不到錄取線，被錄取到剛開辦的企業管理研究生班，只有研究生學歷，沒有學位。「考得好，不如考得少。考少了這幾分，這轉變影響了我的一生。我性格外向，不喜歡也不適合枯燥的工科，無法悶頭研究和做實驗，我更適合和人打交道的管理工作。」果然，兩年的研究生生涯，如魚得水，還當上班長。

研究生畢業的胡野碧才二十歲。他選擇進入企業並回常德，進了華南光學儀器廠。「我是唯一的例外，全班所有其他同學或留校，或進機關或入研究所。」這個風華正茂的年紀，躊躇滿志。「成為具有現代管理知識的真正的企業管理者」是他朝思暮想的職業，「因為它意味着權力、尊嚴、利益。」

「作為中國第一屆的企業管理研究生，作為建廠以來分配到的第一名研究生，我感覺自己應該倍受尊崇和重用，應該很快走上管理崗位。」然而，現實卻很快給了他當頭一棒：他被安排住集體宿舍，分配到廠計劃科做一名普通科員，成天處理無關緊要的零碎煩事。

幾千人的大廠，知識分子成堆，素來高調張揚的他，很快淹沒在茫茫廠區中。「長期封閉的三線背景導致工廠內部人事關係錯綜複雜，利益體系糾葛不清，即使把我馬上提拔成管理者，其實憑我所學到的那點可憐的書本知識，也根本應付不了。」

他陷入一生中最迷茫、沮喪的時刻：「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周圍的同事們幾十年如一日地在此紮根。我卻難以想像自己一輩子就在這山溝裏將青春和激情¹⁰⁰消磨殆盡。」頹廢的心境讓他討厭工作，¹⁰¹脾氣暴躁，不聽調遣，同事們認為他狂妄自大。這樣的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逃離。

終於，工作不到半年，他逃離成功，轉到省城一所幹部大學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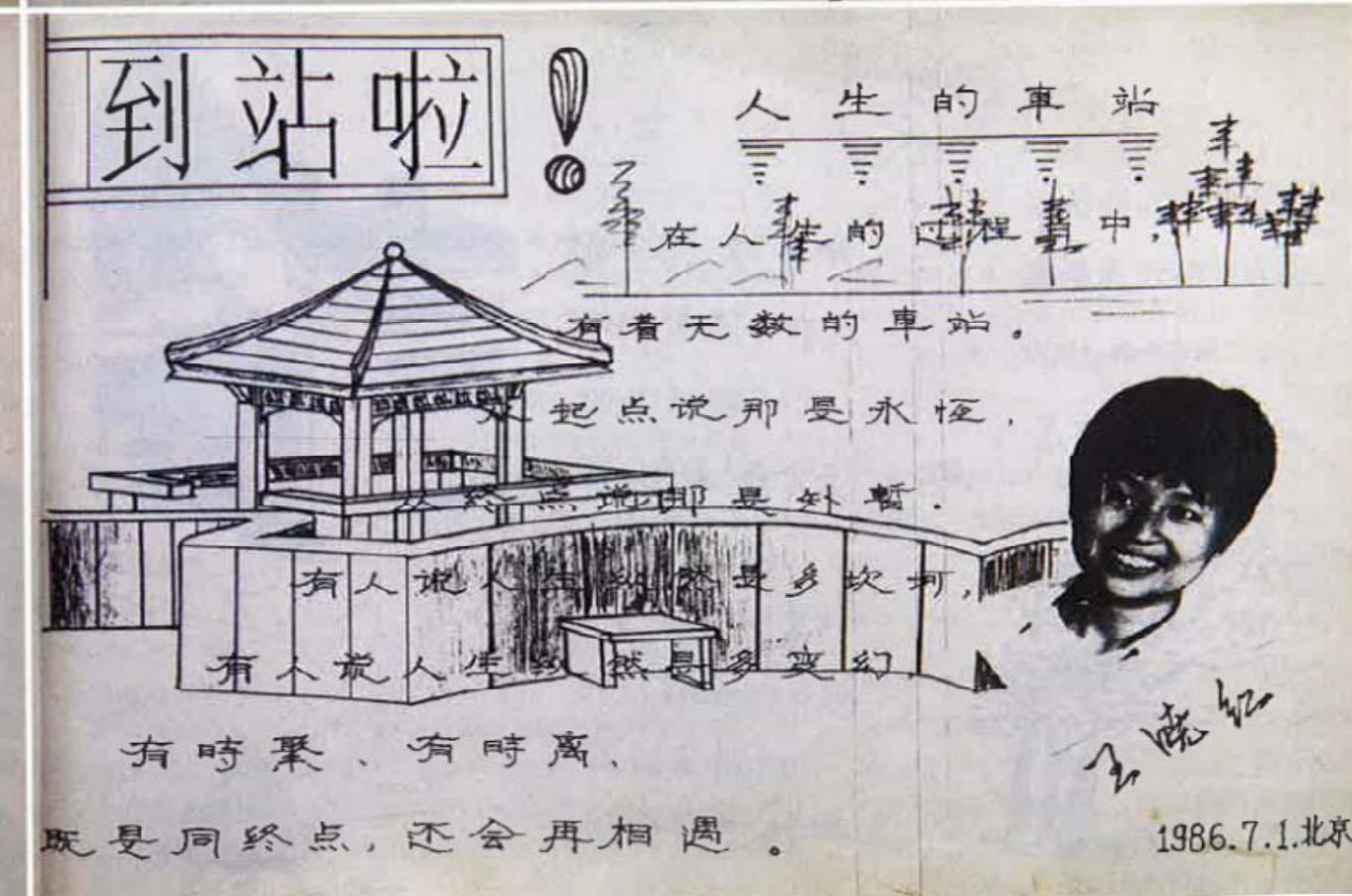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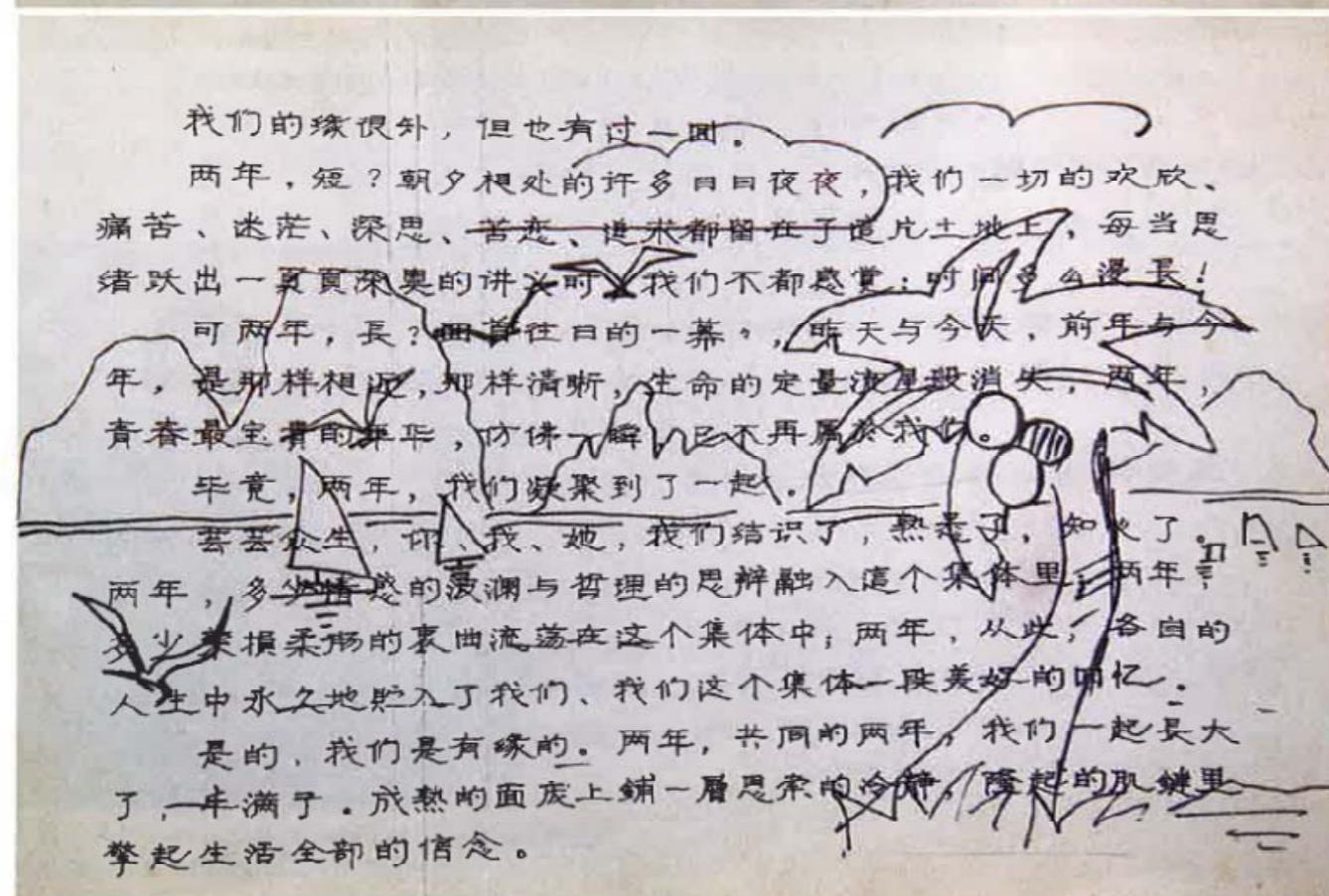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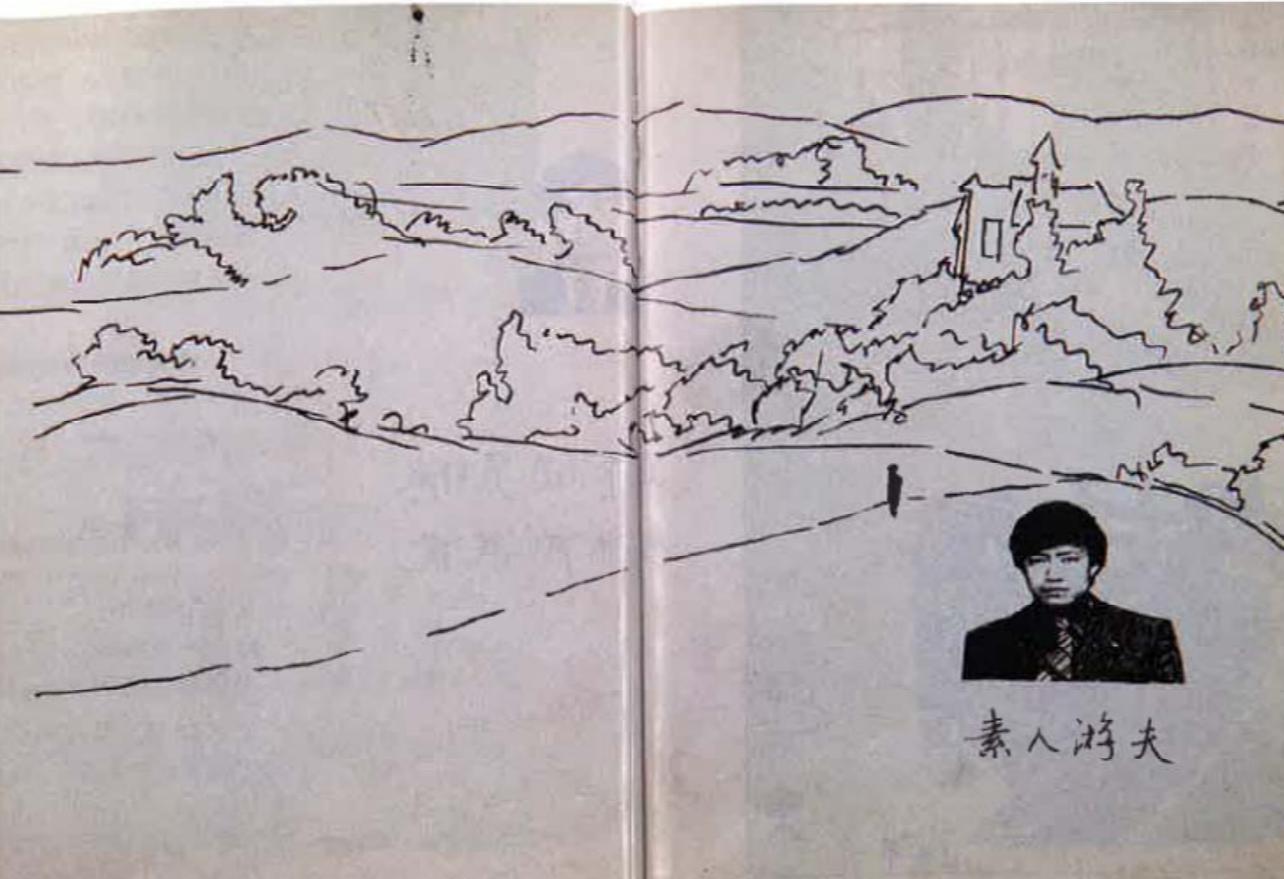
胡野碧辦公室顯眼的桌上放着他與太太的合影，他1988年出國前已經結婚。圖為1989年太太剛到荷蘭。

畢業前，作為班長的胡野碧不想只在紀念冊寫匆匆幾行字，想到一個創意，讓每一位同學設計一頁關於自己的頁面。同學們每人貼上一張照片，有人寫詩抒發依依不捨之情，有的感嘆兩年緣份的轉瞬即逝，有人畫畫、有人剪貼美文佳作，用語大多數感性，真摯，亦洋溢豪情壯志，真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圖為部分同學的專頁。



102

103





八十年代，胡野碧在幹部學校任教，學生是年資比他大許多的國企管理人員。

憑創意獲出國機會

在全國青年才俊摩拳擦掌搶着出國的年代，「出國牽涉到一個家庭往後的命運。」胡野碧幸運得到歐洲留學機會，算是「無心插柳」。

他任教的湖南經濟管理幹部學校與荷蘭皇家管理學院有一個交流計劃。不過人選早已訂好了，入職半年的胡野碧感到機會渺茫。

二十二歲的他站在講壇上，台下學生大多數都是國企老幹部。「用心想想，學生需要什麼？」他靈機一動，在企業管理課堂搞模擬招標投標，演示競標承包方案。時值國有企業改革實行企業承包制，準備實戰的老幹部們求知若渴，極需這方面的

知識。「正好發揮我能言善辯的長處。」令人眼前一亮的上課模式大受歡迎，更吸引了媒體採訪。胡野碧搖身一變，被視為傑出青年教師，成為學校風雲人物。

此時兩位預定出國的候選人正明爭暗鬥，被惹煩的校領導突然說：「算了，這兩人這麼麻煩，胡野碧，你去吧。」他就這樣被校領導欽點出國留學，人生軌跡從此改變。

節衣縮食的「胡首富」

「當時不知道什麼是MBA，只知道出國是很大的榮耀。」1988年，他第一次坐飛機赴阿姆斯特丹讀MBA，「以前只望過天上的飛機」。獎學金約每月一萬兩千多元人民幣。「這是一筆天文數字！可能是大陸學生裏面最多的，因是荷蘭政府給的。而其他公派留學生，每月只有千把塊人民幣吧。」

當時的中國社會對「萬元戶」羨慕不已。一年下來，他的十二萬元結餘成為豐厚的「第一桶金」，「大家叫我胡首富」。他臉上洋溢着一份自豪。

「我那時覺得這輩子只有這次出國機會，要拚命地省錢。這是一個中國男人對家庭的承擔和責任。」胡野碧節衣縮食的省錢招數真是千方百計：幫黑人補習功課以借用教科書；出行搭車時逃票；絕不買新衣服；頭髮長了？「自己剪，用臉盆扣在頭上」以防短得太離譖；出國時帶了大量方便麵，平時買當地最便宜的雞翅，一買幾公斤；每天只吃兩餐，「咖啡館的咖

啡要錢，但咖啡伴侶免費，加點開水沖來喝，解決了早餐。」房租很貴，他出租「劏房」，用布簾遮擋區隔，分租給中國留學生……

1989年，正當胡野碧讀完一年MBA需要回國的時候，六四民主運動爆發，和大批海外留學生一樣，胡野碧選擇留在荷蘭，「國外月薪兩三萬，國內才一百多人民幣元……」他在證券行找到了工作。

B股之王

一年以後，荷蘭公司欲借道香港開拓中國，胡野碧被調來香港，成為香港最早引進的內地「海外專才」。「那批只有三個人。」

轉戰香港後他一直埋頭苦幹，後來擔

任星展銀行中國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因開展中國B股業務戰績突出，有「B股之王」之稱。他被喻為另類投資銀行家，創建了香港第一家以中國內地專才為主力的投資銀行。他在金融界的歷練成長，正好搭上中國經濟騰飛的高速列車。

「人生是一場長跑，起起伏伏，快快慢慢，跑跑停停……不跑到終點，永遠不知最後的衝線者。」一路跑來，胡野碧如今功成名就，得到了他曾向往的權力，尊嚴，利益。

「我從來不是強調自己有多純潔，商業社會很難做到真誠，不要主動坑害別人，盡量少做傷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具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就夠了，做生意其實就是做人。如果做了很多損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貪得無厭，最終會失敗。」這是他對積累財富的看法。

「現在有錢人普遍喜歡炫耀自己的財富，品紅酒、賞古玩、玩飛機遊艇、打高爾夫，大吃大喝……這些都是有錢就可以做到的，但除了花錢之外，其實還有更加充實的生活。而我的興趣是靠才華和創作，光有錢沒用。」胡野碧說，他要過的是與衆不同的有錢人生活。

他愛好寫作，半自傳小說《股色股香》，寫投資銀行界的爾虞我詐、色欲橫流，成為2005年中國十大暢銷小說。他享受站在舞台上表演脫口秀，通過一個麥克風分享快樂，享受眾人矚目。他這時候的表情，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成功玩家，再也不是八十年代工廠自感懷才不遇的小夥子。

十五年後，你希望你的頭銜是什麼？畢業前，班上的同學互相評價彼此最合適做什麼職業。當時同學評價胡野碧最合適做「廳級官員」。

